



1 2 3 4 5 6 7 8 9 10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御撰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郝玄孫柯廻為魏鎮西將軍綏戎

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千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

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柰何把臂受託而又奪之乎
季龍憚其強止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
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脩
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
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
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
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
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

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
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
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
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
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
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
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
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
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

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
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
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
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
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
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
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
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
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

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
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
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
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
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
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
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
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
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

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八閔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襄僭位追謚曰景

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

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
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皆破
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礪礪津以太原王
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
爲左部帥南安歛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
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
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
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
襄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

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仗
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
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
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
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
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
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
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
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

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
由不在於彼浩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
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
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
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浩曰何至是也
浩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
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
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

山桑壘復如淮南浩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
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
招掠派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
遣使建鄴罪狀躬浩浩并自陳謝派人郭敦
芋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
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
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
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
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
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
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
損威勞衆守此孤城互還河北以弘遠略
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
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
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
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
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為溫所敗率麾下數

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
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
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
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
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
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
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噐宇孫策之儔而
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
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

鄗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
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
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
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
襄宥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
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
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
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
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謚魏武王

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戈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
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竒之隨
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
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
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
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
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

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

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泓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
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豈降心
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
之長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
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
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
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
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
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將秀尹延年牛雙

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
尹高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為帥時慕容
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長將西上恐冲逼
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冲進屯北
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
祥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於長北地新
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
之不能剋長門慕容冲功攻長安議進趨之
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入下長曰

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
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
廣收資實須秦弊下莊然後垂拱取之兵
不血刃坐定天下此燕廻得貳之義也堅
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
安萇自二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
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
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為
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

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
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
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
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
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
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
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
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
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

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
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
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
蚩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
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
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
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
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
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

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
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誥進曰臣州人殷地
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
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
陛下宐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
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
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
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脩德
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

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
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
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
奴離隗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
救尚書令姚昱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
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
重少快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
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
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眾

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犢收其
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
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
王宣率眾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
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
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
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
劉郭單冠威彌如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
梁國兕等守忠不貳竝留子弟守營俱繼

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
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
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
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
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
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
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臣死之後
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暹為
登所殺萇以暹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

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
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昱守
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剋之諸將或欲
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
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
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
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
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
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

滅姦雄鷓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
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
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
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
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
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
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
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大羊偷存假息料
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
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
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
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
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
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
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為鎮東
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
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

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
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
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
能卒圍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
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
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
北非復吾有在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
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
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

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
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
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宗率騎數百出其不
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
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
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
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
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

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推屈是吾分也惡
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
訖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
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
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
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刻
舉小乃為竒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
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

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
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
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
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
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
過也南羌竇鞏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
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
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
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

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
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
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
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
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
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
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
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
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符登復欲

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
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臣果有異
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
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
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
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
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
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
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

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長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美寢疾遣姚碩德鎮李

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安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長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長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長議擊之

晉書卷之六十一
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
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豈遣太子親行
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闕之原萇從之戒興
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
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
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
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
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
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

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
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
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
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
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
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
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
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
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

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
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
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
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
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謚武昭
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音義

填徒賢反

洿音烏

狷吉緣反

貫

鉶音甲

礪

上吉勞反下五

勞幅芳逼反

蠡音禮

北屈

勿

党刪反

浪

馬嵬

五鬼反

鴟反

脂

蒔時吏反

槌

直追

闕

闕

窺渝二音

載記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御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

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求安之道也爰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

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逼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法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

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
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
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
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
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
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
戶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
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
討之軍次武功多兒子良國殺多而降衝

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聞興將至
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
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於興封征
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
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
其餘封爵各爵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
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
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
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

廟揚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
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
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
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
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
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
乳為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
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

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
國各感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
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
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
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
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
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
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
興尚書郎李高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

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

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持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賞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汶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地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

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
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眾寇湖城
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
於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
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
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派人西河嚴彥河
東裴歧韓醜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
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
親為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

太守姚弋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
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迫支迎派人曹
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
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
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莘皆著
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
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
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涼州胡辯符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
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
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
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
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
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
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
兆韋高慕阮藉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
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

持劔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
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
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以日
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三下書令羣公
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書於是其太尉趙
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動
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
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
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安

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
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
朕寘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晏告于社稷
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
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
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
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
興下書聽袒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
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

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
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
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
晉主雖有南向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
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
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寬猛
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
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
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

晉書卷之七
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
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
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反遵簡約興覽而
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
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
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
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詔議堂聽決疑獄
于時彌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
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

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
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
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
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
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
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
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
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
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

南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
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
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
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
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
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
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高等二百三
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
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

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
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
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
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為
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
鎮不反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
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
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內
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

寺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為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突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

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

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
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
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
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
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
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
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
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
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

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
不度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
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
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
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
正可為他人駭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
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
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
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

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愷
璞質達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
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僂檀車騎將
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
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
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
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爲僂
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僂檀僂
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

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
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
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
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
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
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
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
楊佛高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
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

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儁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道以

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

碩德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
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
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
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距率衆請降碩德
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
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
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
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
略僧僊道樹僧叡道坦僧摩曇順等八百

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
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
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
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
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
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
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
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
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歛俱寇漢中

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
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
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
于興劉裕遣大衆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
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
鄉諸郡與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
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
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
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

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
弟數十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歛俱陷城固徙
漢中派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
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
及碩德之名以歆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
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
字車馬服玩必先一叔然後服其次者朝

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馨言於
興曰成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爰慎
其鋒起兵如源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
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
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
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
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
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
雍乃還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

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
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
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
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
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
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
言竊聞乃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
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

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
下夕辦何故以一方之責惟深以取呂氏
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南臺所禁
天監玄鏡暫免圖罔譏繩之文未離簡墨
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
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衆力
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
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者正闕奚
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

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
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
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
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宐弘罔極之
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
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
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
辱臣憂故重繭披歛惟陛下亮之興覽之
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

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為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領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音義

泫氏

上胡犬反又胡堅反

彭

音靜

眺

反他了

驢

磴

五內反

讞

反魚列

沮

渠

反子余

洸

反古皇

僇

反內沃

挺

式連反

番

禾

音盤

譯

反羊益

波

若

反人者

徽

仇

反險

允

鶚

反五各

釋

託音

重

繭

上持容反

擯

反必刃



